

驿园情

◎文/白莲

我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名过客,和千百年那南来北往的行人一样,迈着匆匆的步伐,从这里走过,走过水杉林立的小桥,走过娃儿戏水的街道……

我自对岸乘渡船而来,肤色黝黑的船家,从容淡定地操纵着他的船舵,岁月早已把他塑成一尊雕像,听任那咿呀的摇桨声渐行渐远,消失在高桥上的车水马龙中。长满青苔的码头,默默贮立

在水岸边,任往日喧嚣顺水去,只留寂寞忆古今。

这是一条小街,没有行人,两旁成片的商铺错落有序,斑驳的墙体,朽烂的窗门,都让人想起那灰飞烟灭的楼兰古国,只是这里没有风沙,湿润的空气和那屋檐下的蜘蛛网,告诉我这里是水陆丰饶的珠江边,依稀可辨的“酒家”“商铺”字样,仍在诉说这里昔日的繁华。三十年河东又河西,也许今日的落没,正是明日辉煌的起

点。

在几株大榕树下的桥头驻足,恍见古人自远方而来,有商贩,有进京赶考者,均到此拴马休憩,或住店,或交易,喧闹不已。而今,这里已不见马匹,唯有三三两两的老者聚在一起,怡情自乐,说古道今——时事在这里纵横,文化在这里传承。

哦不,文化也曾被阻隔和切断。曾入驿园漫步,有老者告知,此处曾搭过台子,公审地主老财反革命分子,常

言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至于他们是不是坏得十罪不赦,只能由历史解答。还听说那边曾有过香火甚旺、十分灵验的庙宇,不少华侨和港人远道而来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不过这个庙宇,没有倒在天灾,而最终毁于无知的人祸。

……

历史的长风吹来,古人的习俗重又复生,往日的故事依稀可闻,好听得一如这里的地名——官窑,历久弥珍。

灯色

◎文/谭曦红

城市的夜,是那样繁华,却也难得清静,灯是五光十色的,很是璀璨,水的倒影也是五颜六色的,一弯一弯的涌动。

你坚持要送我,我知道,有些事情,在心里憋久了,你需要倾诉,而我,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聆听者。但,最后,你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一些无关要紧的事情。从你决定了选择了这样一段感情,从你决定了

要当未婚妈妈的那一天起,你把自己收藏得太久了,也许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对或者错来划分的,当全世界都认为是错了的时候,我却不这样认为。你的一切,所思所想,我都懂,只是无法给你更多的帮助,也无法和你很好的沟通。近些年来,我们联系的比较少,如果不见面,谁也不会念着谁。我们都不能只为自

己而生活,我们身边都有一群人,有一群人的面子需要照顾,我们已经习惯了动不动就把一个家族的荣辱与共上纲上线。只是,你选择的路,就注定了艰难崎岖。

我想陪你在灯色中再多走一会,却真的要告别了,说不准何时才会再见,也许很快,也许很久。灯色让你的脸显得那样柔美,丝毫不带岁月的痕迹。真想回到过去

的时光,你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和你去海南岛,连过机场你都是那样的兢兢兢兢。后来,你满世界的飞,飞得常常不见了踪影。然后……人生就是这样潮起潮落。

临别时的拥抱,亲爱的,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吧!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你不说话,只是淡然一笑,这一刻,我明白了,不用替你担心,你会把日子过好,像过去一样完美。

植物物语

◎文/游凯淇

人间四月芳菲尽,小楼繁花始盛开。

更换了花槽之后,那些植物都开始适应了新环境,逐渐变得生机勃勃了。

静待收获季节的到来,幻

想着藤蔓上结出硕大的金瓜和百香果,幻想着嘉宝果在枝干上缀得密密麻麻。幻想着沉甸甸的青枣和辣木于晚风中摇曳,火龙果于黄昏时举起火炬般的硕果!幻想着

葡萄架上悬挂着一串串或青或紫的葡萄,幻想着无花果继续迎来果实累累的一年!

每每收获无花果,总会想起花姐描述她千里迢迢从云南带回这无花果种枝的情景。

每每采摘苏里南苦樱桃,总会想起摄影师傅当年帮忙从涛哥家搬回涛哥馈赠的这盆苦樱桃的场景。还有那牛奶店老板娘从三水带回来的

火龙果苗……

得人恩果千年记,得人花戴万年香。此时此刻,忽然又想起童年时阿婆向我灌输得最多的这句话!忽然之间就那么心心念着远在天国的阿爷阿婆了!

四月的最后一天,窗外的雨,黄昏的雨,仍然继续下个不停。远方隐约的歌声,似是布谷鸟在啼叫,子规啼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镜中(外三首)

◎文/张雪玲

月亮抖落自身的花瓣
把用旧的夜塞进橱窗
关于灵魂,肉体,已被早晨透视

站在镜子前的人一脸邪气
从开始到结束
没有一个完整的梦是真实的

镜中人讥笑着
砸碎镜子界面
一切恢复平静
朴素的人开始缝补裂痕

参悟

爱上早晨是必然的
呼吸新鲜空气是必然的
有一股清凉的风
轻轻地掀动窗帘
沉睡的人放下背负的十字架

进入菜园
看一眼黄瓜,茄子,豆角
仿佛一生从没经历过苦难

对照

从坠落本身
大地是坚实的
阳光隔空抛洒碎银
捡拾的人脚步虚空
唯独鸟飞翔的姿势优美
它不附带任何障碍物
关于欲望,疼痛或者忧虑

虚幻之词

从背景到剧终,蝴蝶成为标本

王室空虚,铠甲弃于博物馆
自清明之后,满城风雨
桃花溺死水中,集市借记忆归真

半亩花田,无人用来祭奠爱情

谁能在春天皈依,谁将是信仰之神

隐士幽居南山,善用珍藏的药酒

泡洗岁月遗留的脓疮,疼痛和悲欢

